



龙人作品集·奇门异士系列

正邪天下

龍尺 著

玖

龙人著

正邪天下

卷九

奇门异士系列

正邪篇

人物介绍

牧野静风：一位拥有如风气势的少年，为完成师祖志愿，涉足江湖，寻找师门逆徒，不幸却魔缘不断，天地间最高魔道绝学“万法逆天”使其变为昼正夜邪……

牧野笛：一代武祖空灵子幼徒，因无意中失去童身，而无法习成“混沌无元”这种可以自全身数千万个毛孔中排出气劲的至高无上的内家绝学，而深感愧对师门，后将其子牧野静风送至空灵子门下，让其完成师门之愿。

烟雨门主：一位拥有“平天六术”之一“一见倾心”绝世暗器手法的高手。

城伯：霸天城总管，数十年来处心积虑，想谋夺城主之位，借扩展势力为由，想暗中控制刚入城的“霸天十卫”，却遭牧野静风的破坏，使其无奈之下施展出了“平天六术”之一的“裂天刀法”！以致身份暴露。

卓无名：英雄楼楼主，一位剑霸天下，值得正邪两道敬重的真正英雄，然而其却因在数十年前做下一件天地不容之事，自觉愧对天地，故此想将功补过。

阴苍：死谷之主，一位在邪道中崛起的神秘之客，因其身怀一种无人可敌的震世拳法，故此在黑道中创下了不败神话。

旦 乐：“死亡大道”的幕后之主，因其控制的杀手组织遍布天下各种行业之中，故此其势力强大与消息灵通，世间无人能比。

夕 苦：一位不为人知的邪道高手，他的出现与消失总会给武林带来一场不同寻常的劫难。

空 灵 子：天下间惟一能将黄帝轩辕所留的“平天六术”绝学的再创之人，可惜其将武学公布天下之时，身遭六徒陷害。

绝 心：数十年前横扫天下的斩天神魔，无奈自古邪不胜正，被一代大侠谷风设计用“地锁”将其困住数十年，直至巧遇牧野静风，才脱身而出。

日剑蒙悦：天下七圣之一，身怀绝世剑招，和拥有十大圣器之一的“破日神剑”。

月刀司狐：日剑之妻，因身怀十大圣器之一的“碎月神刀”，无法与“破日神剑”共存，故此离开日剑。

武帝祖诰：被天下间视为拥有最高武学之人，可其却因一位神秘女子所著的一部武学经典，而走火入魔，被人所擒。

风尘双子：两位游戏红尘的绝世高手，被天下人视为七圣之二。

苦心大师：身怀禅道最高武学之人，身受天下人敬重，因为他可以左右天下所有佛门子弟。

秦 楼：数十年绝世高手“武帅”之女，因误会怀恨武帝，数十年间竟将一部震惊天下的武学经典“惊心诀”重编，而导致武帝走火入魔。

巫 妲：一位身怀万毒的美艳女子，她虽身处邪道，但却为爱而付出一切。

姬 冷：死谷紫衣护卫，被视为天地间最有前途的年轻刀客，对阴苍忠心不二。

孙 密：“霸天十卫”之一，后因霸天城主被灭，对新主范书忠心耿耿，立下不少汗马功劳，最终却死于新主之手。

如 霜：烟雨门弟子，在其师死后，因误信霸天城主范书的甜言蜜语，委身于他，落得人宝两失。

水红袖：如霜师妹，一位性格泼辣直爽的绝色少女，因无意中巧遇牧野静风，一颗少女纯真的心从此为其而跳动。

司如水：绝世神医悬壶老人的弟子，其心性仁厚善良，医道高明，被天下正邪二道共视为再世神医。

墨乘风：英雄楼弟子，在英雄楼被灭之后，为完成楼主遗愿，以死设下圈套，引敌入伏，壮志成仁。

戴 可：青城派掌门人，身受卓英雄号召，率众进攻“死亡大道”，却在绝谷之中死于非命。

妖 刀：天下四刀之一，在绝谷之顶因力阻牧野静风而命赴黄泉。

秦月夜：素女门门主，秦楼的掌门弟子，为寻找楼主的亲身女儿，而踏足江湖。

叶飞飞：一位拥有天下十大神器之一“离别钩”的绝色少女，后成为牧野静风的红颜知己。

敏 儿：一位才智双全的绝色少女，自幼在杀手群中成长，被天下人视为“有血有肉的兵器”，而其却出淤泥而不染，在巧遇牧野静风之后，便被其如风般的气质所吸引，在牧野静风变为昼正夜邪之时，用其智慧，悟出“有情剑诀”，帮助他恢复灵智的红颜知己。

石 诛：一位拥有“魔身百变”之人，被称为“无血无肉的杀手”。

眉 儿：霸天城主的女徒，后因霸天城被灭，而沦为范书的情妇。

范 书：“霸天双士”之一，身世不明，天下间最为阴险狡诈之人。在霸天城主死后，夺其位，为提高权势，设下种种阴谋诡计，夺取各种武学奇珍，后又因得到空灵子所创的“刀剑双绝”，武功大增，被世人称为——绝世战魔。

第一章 武林七圣

风尘双子刚上青城，就被武林群雄视为领导人物，武当二道出面相迎，但由于两人辈份低微，古乱胡乱地点了一下头，道：“听说你师父也在上面看热闹了？”

没等二名武当道人回答，古治已皱眉道：“二弟此言甚是不妥，无想道长是为担当江湖正义方在青城山之颠运筹帷幄，你岂能说他在看热闹？古语有云：爱施者，仁之端也，取与者，义之表也……”

武林中人对风尘双子的性格太了解了，古乱专事挖苦人，喜好把一切都贬得一文不值，而古治却恰恰相反，总是把本是普通平常的事情夸上了天，把一些风马牛不相及的溢美之词胡乱加在别人身上。

所以，江湖中有人说：宁听古乱贬，不听古治夸。古治夸人夸得不得要领，听起来常比恶语、挖苦更让人受不了。

不过他们皆是前辈高人，不虚、不为又是武当掌门弟子，颇有内蕴，自然不会因风尘双子的话而心存芥

蒂。当下，不为忙道：“我家师父及其他诸位前辈已在山上恭候多时……”

古乱一翻眼，怪声道：“是么？”意犹未尽地咋了咋舌，本还想说点什么，大概是因为无想真人也是德高望重之人，便嘴下留情了。

两人刚消失在山道的转弯处，不虚道人与不为道人忽觉山腰的嘈杂之声忽然静了下来，不由有些意外。

少顷，便见山道上有一白衣儒士飘然而来，乌发披于比他人宽阔得多的双肩，鼻梁高挺正直，双目神采如电！

他的腰间有一剑，剑鞘古朴深幽，显然剑鞘内定是一把绝世好剑！

他那若渊亭岳峙般的身材气度，足以让人油然心悸！

来者赫然是“日剑”蒙悦！

他腰中之剑无疑便是“破日神剑”。

此时，山腰处的群豪早为他的气度所深深折服。同时众人也知道今日有机会见到“日剑”蒙悦，就注定没有机会见到“月刀”司狐了。

此时，几乎每一个人心中所想的都是那一句在江湖中广为流传的歌谣：“天无双辉，地无双皇，破日至

尊，碎月无上，日月齐扬，拂弥涅槃。”

“日剑”与“月刀”两个名字都是一样的如雷贯耳，但却从来没有见到“日剑”与“月刀”在同一个场合出现！

这是一个让人费解的规律。许多人此时都暗自希望今日能有一次破例，可以同时目睹“日剑”蒙悦、“月刀”司狐的风采！

如果说“日剑”蒙悦因近些年来在江湖中极少走动，从而有了一种神秘感的话，那么“月刀”司狐就是一个比“日剑”蒙悦更为神秘的人物！

甚至大多数人连“月刀”司狐是男是女是老是少都不知晓。

蒙悦走近天师洞，不虚、不为正待上前招呼，蒙悦已向他们淡淡一笑，算是招呼过了，然后径直向山顶而去。

独剩下不虚、不为怔在那儿，他们身为武当掌门弟子，也算人中俊杰，但在“日剑”面前，竟有一种受威压之感。

青城山腰处的气氛因为“日剑”蒙悦、风尘双子的到来而显得更为热烈。

天色渐渐地黑下来了。

只要今夜无事，便等于宣告这场牵动江湖的正邪之争以正义取胜而告终！

即使阴苍未死只是暂时没有露面，日后也还有可能再次兴风作浪，但在气势上正义已完全压倒邪恶！

青城山腰燃起了无数火把！

而在青城山脚的开阔地段，则已有人燃起了火堆！

皎洁的明月慢慢升上了夜空。

每年的八月十五，月亮都是一样的圆，一样的亮，从不会因为世间的人事变幻而改变。

只是在今夜星星点点的火光之映衬下，它显得有些苍白了。

夜色中，有群豪的喧笑声及高亢的歌声飘荡，又有人用刀剑为歌声附和。

几乎所有人都已认定今夜将是一个胜利之夜。

武帝祖诰自然是在青城山大面峰上，他之所以没有露面与日剑、风尘双子相见，并不是有意怠慢他们，而是因为与阴苍之约，可谓关系重大，以武帝的身份地位声望，是绝对不愿被人疑其倚多为胜的。

故风尘双子、日剑蒙悦诸人亦未曾直接相助。这便是侠者的“有所不为，有所必为”吧。

时间在悄无声息地向后推移。

倏地，有人惊呼一声：“看！”

这是山腰处一精瘦老者的声音，声音并不大，却已让他身边之人猛地一震，十几个人的目光顺着他所指的方向望了过去！

他们看到了一个白色的人影在离此地一里外的青城山另一侧向山峰飞掠而上，快如流星！

有人惊叫一声：“阴苍！”

“阴苍”二字甫出，已让众人心神大震！很快山腰上所有豪客的目光全集中于如同一抹淡烟般射向山巅的人影！

虽然谁也没有看清此人的容颜，但每个人心中猜测的都是相同的，此人一定是阴苍！

他所选择的上山的方向根本没有任何路，可谓鸟兽难渡，但他却以惊世骇俗的身手，另辟捷径，几乎是脚不着地，从树梢及乱石尖上飘掠而上！

此情此景很快被守于天师洞到上清宫之间的山路上的十大门派弟子所察见，立即有人如飞似的向上清宫的十大掌门人及风尘双子、日剑蒙悦通报。

阴苍终于出现！在越来越多的人认为他不可能出现的时候出现了！

青城山的气氛一下子变了，变得沉重肃穆！

只有火光依旧，月光依旧。

本是喧闹不已的青城山一下子静了下来，但这种宁静已与青城山的宁静太不相同，在这样的宁静后面，隐藏着某种不安与焦虑——就像暴风雨即将来临前的那种让人心生压抑之感的宁静！

△ △ △

△ △ △

△ △ △

对此最不意外的也许就是范书了。

他已是惟一个知道“黑衣人”的人了。因为死谷弟子已经全部战死，包括巫姁、姬冷！

黑衣人将穆风、阴苍带走，不会没有目的。那么，今夜有人出现也就不是太意外的事情了！

至于此人是否就是阴苍，抑或是黑衣人，范书无法确认。

范书一直在青城山腰处坐着，八名紫衣少年不远不近地拱卫着他，范书是存心要把自己“淹没”在人群中。

当山的那一侧的白衣人出现时，范书的神色变了变，旋即又恢复了平静。

他招了招手，一名紫衣少年赶紧趋身上前，范书对

他低声说了些什么，那紫衣少年连连点头，然后又退了开去。

范书缓缓站起身，若无其事地在原地来回踱了几圈，这时，几乎所有人的注意力都已被白衣人吸引过去，对他的举动，自然未曾留意。

范书慢慢地挨近了附近的一处密不透风的丛林，他的目光飞快地四下扫视一遍，身形突然一晃已闪进丛林之中！

谁也没有留意到这一幕！

即使无意中看到他进了丛林，也不会有人在意的，因为除了这惟一的山路外，要想从其他路径上山，只怕要费尽九牛二虎之力，方能到达山顶。

而事实上却并非如此。范书在青城山脚下的客栈中住了半个月，其目的就是为了寻找另外的一条通向山顶的路径。这在常人看来，似乎是毫无意义之举，但范书却认定这么做必有用处。

他花了整整十三个晚上，终于找到了一条可以很快到达山顶的路径。

当然，这样的路只有他一人知道，也只有像他这样的高手才能走，换了常人，这条路根本就不能算是路，在途中有不少地方构成路的不过是一根青藤，一块浮

石，一根细竹。

而这十几个夜晚，他一直是偷偷地从客栈中溜出来，住在他屋子里的是一个身材与他相差无几的紫衫少年，为了掩人耳目，他还让这名紫衫少年每天挨到很迟才吹灯入睡。

这十几个夜晚的劳累现在终于可以显示出它的意义与价值了。

范书一入丛林，立即沿着自己早已探好的路径飞速向山巅疾掠而上。群豪的目光全被白衣人吸引过去了，谁也不曾料到此时另有一人，也在以惊人之速向山顶靠近！

没过多久，范书从一堆乱石后探身向下一看，只见山腰处星星点点的火光离自己已甚远，群豪的声音此时也听不到了。仰头向上一望，只见大面峰峭陡如一支直刺入苍茫月空中的利剑！

明月静静地看着世间发生的一切，包括丑恶与善良，真与伪……

当范书经过一片枫林后，他的脚步慢了下来。

因为此时已近大面峰峰顶！

大面峰峰顶有一亭，名为呼应亭，在此亭上可以观“日出、石海、圣火”三大青城山景色，而范书已探知

武帝祖诰居住之处在离呼应亭约半里之远的地方，与呼应亭遥遥相对。

青城山山顶比山脚要冷上不少，加上山风劲吹，范书顿觉有些凉意。

他小心翼翼地 toward 武帝祖诰所居之处靠去。

终于，他的眼前出现了一间朴素的石屋！范书暗自吁了一口气。他找到了一根被雷劈断的古木段悄悄隐下，向正屋那边望去。

时为中秋，石屋四周枫叶已红，只是在月色下，枫叶之红色，显得清淡、迷离……

石屋外有一块低矮的篱笆。

这间石屋兀自立于青城山之巅，显得是那么的孤寂。

范书提运内息，顿时耳聪目明，月夜中数十丈外景物都可大致辨清，连虫鸣之啾啾声也可清晰入耳。

他没有听到他希望听到的声音。

这让他很是不解。

莫非，白衣人还未赶至山巅？或是武帝祖诰并不在此处？

正惊疑间，忽听到一个声音响起：“你不是阴苍。”

声音低沉浑厚，但在范书听来，却无疑于一记响雷！

声音来自半里之外的“呼应亭”，范书所在之处、呼应亭及武帝祖诰所居石屋三者之间的距离都在半里左右，恰好成鼎立之势。

正当范书心疑此言是否在对自己说的时候，另一个声音亦在“呼应亭”方向响起：“我当然不是阴苍，阴苍早已毙命。”

范书几乎失声！

因为他已听出说话之人是穆风——亦即牧野静风！

神秘消失的牧野静风终于再现江湖！可范书无论如何也没想到，对方会在这样的时间、这样的地点出现！

穆风为何而来？

无数的念头闪过范书的脑中，以至于另一侧又有一人悄然向山顶靠近他也浑然不知！

只有他能够断定牧野静风是活着离开死谷的；只有牧野静风最了解他的过去；而他与牧野静风两人都是武林中人眼中的后起之秀！

这使得他们之间的关系不得不变得有些微妙——至少，在范书心中有这种感觉。

范书心中开始有了一种不安，尽管他自己也分辨不

清为何不安。

他的心中有着难言的矛盾。

低沉浑厚的声音再次响起：“年轻人，你为什么要选择这样的时间来见我？今夜可是阴苍约我决战之日。”

范书心道：“此人想必就是武帝祖诰了。他称对方为年轻人，等于又把自己的猜测推进了一步。阴苍已在五旬开外，而牧野静风则是真正的年轻人。”

牧野静风的声音道：“正是出于这样的原因，我才选择了这个时间。”

“哦？”武帝祖诰道：“你是为何而来？”

牧野静风的声音显得傲气凌人：“阴苍已死，我恰好可以替他与你一战，今日青城山巅是万众瞩目之地，胜了你，我便一战而动天下！”

不知武帝祖诰乍闻此言心中会作如何想法，至少在范书听来，这不亚于晴天霹雳！他怎么也没想到牧野静风会是来挑战武帝祖诰的！

这与范书印象中的牧野静风是那般的格格不入！

穆风怎会为了名动天下而向武帝祖诰挑衅？若是如此，先前在霸天城时，他为何不把握时机夺得城主之位？而把这份唾手可得的权力拱手让给自己？